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九十八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四十八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湘綺府君年譜續	王代功	編撰
張文襄公年譜	胡鈞	編撰
桐城吳先生年譜	郭立志	編撰
孫詒讓年譜	朱芳圃	編撰
		一八七九
		一八八一

湘綺府君年譜第四卷

長子代功述

光緒十八年壬辰、六十一歲。

正月十日、西禪寺僧以府君去歲六十初度設普佛齋、行香執鑪隨僧禮佛。府君未知此禮、不欲拂其意、依而行焉。復遣弟妹襯送、從其典也。代功、代輿亦自鄂浙還歸省覲。講周易、重鈔詩補箋。二月、鈔詩補箋、命代功校之院中、欲刻諸經箋。府君命從詩箋始。三月、渡湘看畫冊、見趙千里阿房宮圖。鈔詩補箋。講周易。四月、鈔詩補箋。講周易。檢校說文中重複

俗字。五月、鈔詩補箋。講周易、篆說文。閏、瀏陽經課卷。六月、鈔詩補箋。講禮記。清理篆書方名。補書昔年所遺漏者。閏月、檢篆書方名分別六書。各從其類。凡有部類而象形者。如眉、肩仍象形也。有部類而指事者。如衣、弦仍指事也。會意則必兩體皆成文。轉注則兩體皆不成文。成形不成文也。有聲者皆形聲也。省聲亦聲。不假借而實假借也。如此。則六書皆有字。且截然可分。一省牽纏之病。府君之意。當別爲一書。大次其類。今但發凡而已。講春秋。重校水經注。七月。講春秋鈔。禮記。祁陽周生問古文。告以近日所得。

周生聞之以爲至奇。府君因竭其旨曰。汝日聞奇論而不悟。乃以平者爲奇耳。夫學之逐末者。其始在厭常。舍近故益奇也。言治不已。而言交鄰。言戰陳。言器械。至於言礮火。奇已極矣。乃以言自治者爲大奇也。言學不已。而言道。言讀書。言文章佳惡。言駢儻。言單思湊微。至於八家門徑。桐城宗派。奇不可究矣。乃以言時習者爲大奇也。言仕不已。而言科舉。言書院正附課。言膏火多少。言賞罰。言規避。至於冒名領卷。請人住齋。奇不可方物矣。乃以言閉戶自修者爲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也。豈非惑之甚哉。由此推之。則父子



路人而以孝慈爲奇、朋友市道而以然諾爲奇、舉古昔之所謂布帛菽粟而以爲景星慶雲、此又宋儒傳中庸後之別境、皆自以至奇爲至庸者、心目中無庸之非奇也。府君因人心陷溺、風俗每下愈況、與諸生講論時深以道術將裂爲懼、隨事誘誨、冀正人心、愈淺近而聞者以爲至高深、故特於周生發明其旨趣焉。八月、鈔禮經、校族譜、爲諸生講禮記。九月、鈔禮經、校改喪服箋。十月、校改禮經箋。丁康侯體晉奉兄命自濟南來就昏、畱居院齋、爲定日課。十一月、鈔禮經。代功自鄂還、來衡省覲。十二月、鈔禮經。

講春秋。陳丈雋丞病卒衡州寓寢。府君以兩年以來居址接近。情誼日親。撫然不樂。弔臨備至。

光緒十九年癸巳。六十二歲。

正月。校改禮經箋。講春秋。作陳丈雋丞行狀。二月。校改禮經箋。至雁峰寺、白鷺橋、西禪寺游覽。與諸生論學。問志學志道之異。依德依仁之辨。諸生無能答者。三月。看漢碑。院生欲刻府君詩文集。力辭之。告以不可刻集之意。詩補箋可以啟發後學。因命刻之。復重加校正。吳憲齋巡撫閱兵來衡。至東洲講舍。吳公博古多通。藏玉甚夥。與府君言圭璧剗、圭璧羨等。

制度出示圖說、大有發明、卽采入周官箋。四月、鈔詩箋改課文重鈔禮經箋。五月、鈔禮經箋爲唐文
荔渠校定奏議。六月、校春秋例表鈔禮經至鄉射篇、見鄭注重複者、欲去之則失其本真、欲存之又似未照、府君謂當時蓋單篇經注各行、故重複如此、初亦未之知也。七月、鈔禮經箋校詩補箋刻本始選唐排律詩、畢十餘年未竟之業。八月、鈔禮經箋聞鄧丈彌之之喪、四十七年姻好初損其一、悵然者久之。繼以爲詩卷長畱、不足悲也。然近年以來、聞人之死喪、皆以爲當然、蓋老而無情、不知者乃以爲薄恩。

矣。九月第七女荅適丁文誠公之子體晉。十月

六日由衡登舟。十四日至長沙。二十五日代功送丁郎荅妹東行。十一月吳窻齋中丞請鑑古玉並見仇十洲畫柳。二十日與張正陽登壽講學。張問羅順循正鈞言著書不可早此言信否。府君告以講書不可遲因言此二事絕不相同一爲己一爲人昔者孔子嘗語子夏矣。十二月鈔禮經箋校譜稿。

光緒二十年甲午 六十三歲。

正月爲呂雪棠翼文書經史答問。雪棠前來湘與代功擬經史疑義數十百事請府君書爲冊葉擬刊行

之、以與蜀湘及門弟子。久未作也。至是始書焉。文多不載。今錄論學論治兩篇。曰：道家無爲而入世之意。一切儒家勤政而離物之趣多。無爲者徇物。故有三寶。議道者自己。故非一途。老聃之言論兵。荀孟之言明性。足以見之矣。道家欲佐人主。常孳孳於治世。儒者但陳其義。不合則不仕矣。儒之興也。三代後之時勢也。周官經言師儒并舉。師者官學。儒者私師。所謂處士不仕者。其必殷之末世。伯夷之徒。溯而上之。則卞隨、務光其人歟。采其所言。亦足裨政明王。不興則以型俗。非治世之才也。故名法代用。儒術常黜。儒行一

篇所言儒有云云。其詞甚繁。未知孔子所述之耶。抑命席後指畫而陳也。大要弟子所增。或當世成說。魯君雖不倦聽聖對。必無此繙詞矣。若後世卽以聖爲儒。則又出儒家之標榜。要之。儒不治事。故其術最高。王充云。有文儒。有世儒。此又三代下之儒也。項籍所謂記姓名者矣。章句傳經。謂之書匠。詞賦供御。等於俳優。比之孟荀。更非其儗。亦何怪趙宋諸子哀而陋之。然彼識二陋。而更無一得。空談性道。自命聖人。無以位之。强名道學。此流旣闢。儒裂爲三。言實行者。無門可附。貴者特達。賤稱獨行。然後知四教分途。盡時。

變矣。六經具在，三儒罔識，趨之愈下，政教分崩，否必有通，昏將復旦，不極其敝，焉能知聖乎？此又三儒之功也。而若豪傑之士，闇合聖行，則天地有窮人心，不息，但不能治世，殊於行義達道者矣。孔子曰：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言伯夷、叔齊未爲聖也。論治曰：養民非政，政在教之。考績非政，政在養士。今之言教養者，反此，見民之困徵役，而務減稅，減稅不已，又振貸焉。民積驕惰，且忘其上，貧弱渙散，寇亂乃生。本欲生之，適以殺之。乃又積厚廩餼以養游士，士不知耻，唯祿是營。根本並傾，何國之立。夫仁者知己之不妄食，則不

妄推食以與人也。知已之當自立，則欲人之各成長也。士必官之，則無游士。民必業之，則無惰民。上不示恩，則不敢驕。士民堅樸，則國本固。故寡乎什一，與桀同罪。菁莪育才，爲國之楨。又答問識緯子史及諸經疑義，詩文襍事數十條，皆依經立說，與俗殊科焉。

二月八日，至大圫鋪，臨彭丈朶園之喪，不克葬而還。二十二日，游麓山，至萬壽寺，游雲麓宮，觀湘州二津形勢甚壯，蓋所謂吳芮陵也。飲白鶴泉，登赫曦臺，夜宿舟中。二十四日，由長沙解纜。三月朔日，至東洲，爲清泉凌知縣閱縣試卷。復鈔禮經士冠篇，自作儀

禮演時至今四十年、凡七鈔矣。閱八代文粹。府君在蜀中、欲選八代文言政治而本經義者、勒成一編、名曰通道集、命弟子錄之。諸生因大哀集爲八代文粹、以便選擇。府君爲敘之、未及刻也。至是乃閱之、然通道集迄無成書。吳窓齋出示所作權衡度量實驗考、請府君作序、因考分寸龠合之量、黍九粒得今尺八分、仍有縱橫之異、縱長一分六百粒重四錢、二十四粒重一銖、然皆非確密之數也。四月、鈔禮經、點文粹、篆書詩經。五月、鈔禮經、點文粹畢。丁康侯自山東來、因擬到部、故來辭別。府君因送之。六日發衡州。

十一日至長沙、十六日泊喬口、二十日至常德、二十

一日由常德返龍陽、二十六日至長沙。六月六日、

還東淵。程丈春甫母萬太夫人病卒。萬氏與尹氏爲
娣姒婦。尹氏無子。以娣婦萬氏子春甫兼祧。先萬氏
卒。有二子。長曰龢祥。次曰書祥。以書祥爲大宗。後萬
氏卒後。龢祥疑書祥應否降服來問。府君以爲服制
無明文。宜呈請禮部建議。蓋兩祧則孫之父仍爲子。
無本生嗣父之分。父爲子。則子爲孫。不可依出後降
也。又禮亦無孫降祖父之文。聖人之所難言。禮疑從
厚。凡從服皆不降。以此推之。凡出後者。於本生外祖